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

明 李清 撰

北史四十四

張彝 孫晏之 曾孫乾威

李宗 從弟平 平子奬 諧

郭祚字李祐太原晋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祖逸本州别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

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
侯卒贈光禄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
貧姿貌不偉鄉人莫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歴
經史習浩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爲州主簿刺史
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彦逸妻之姪也共相
賙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丙遷
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黄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
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黄門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

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耶祚曰是臣七世伯文
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曰臣先人以通儒英博事
魏文徽臣虛薄遭奉聖明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
祭文帝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
以智流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
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
仍領黃門是時帝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
征討不息內外號為多事祚與黃宋門弁參謀帷幄隨

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貽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帝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斯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帝以李彪為散騎帝侍祚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别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亂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忠諫彪正辭使朕不能復決遂不

換彪官後拜尚書進爵為伯帝崩咸陽王禧等奏袮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袮奏曰

魏書載袮奏云姦吏雖微敗法實甚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為可傳後

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臣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身之身懸名永配於眚不免姦途自塞從之尋正吏部袮持身

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皆量材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飢弊矜傷愛下多所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再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于帝納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

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徒幸東宮孝明幼弱祚持一黃𣏌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唇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黃𣏌少師祚奏曰謹桒前後考格雖班天下令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

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
旨為徒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
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
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
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
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
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
年遷階散官徒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

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令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為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為差此條以寡愆為最多戾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

愆何坐為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為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否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

固非免限還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
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令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
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烽驛未息
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
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就從之宣武末年
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
賜劍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
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

册府元龜載祚表曰宜命一重將卒統軍三千人領羽林萬五千人并料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則鯨鯢之首可懸若云時方農桑非發衆時亦事理不得不爾

宜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起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用事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兼黄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

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若自陳挹辭色懇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

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
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
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將
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初孝文置中正從容謂祚
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
今猶未辯我家何為減之主上直信李冲吹噓之說耳
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祚為祟祚子景尚涉歷書傳
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歷官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

事中郎公强當世善事權寵世號郭尖位中書侍郎木
拜卒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祖準之皆為東青
州刺史父靈真早卒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與盧
淵李安民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主客
令安民與彝並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
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詔
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

所巡檢奚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太中大夫行主客曹事尋為黄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奚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乗車馬顔貌毁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遷至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侍中宣武親政罷六輔奚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為御史

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率彼曠野詔切責之彝除
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
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
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
與郭祚等俱以勳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表
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
舊俗民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
隨其輕重謫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

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僭過不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已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於晋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十二百七十年雜事

五百八十九

魏書載奚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尚假列星助明洞庭

淵湛猶藉衆流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

詣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自誠堯設謗木舜懸

諫鼓虞人獻箴規之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

思齊聞惡自改伏惟道武皇帝撥亂夾代重光太武

以不世之才開盪函夏獻文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

孝文開翦荆棘徒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澤教

既周武功亦亟猶發明詔思求直士臣以小才私於
舊書窮覩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
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風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
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寞之美可為輝風景
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標儀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
迫禍武乙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
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
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亾新篡奪桓

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淵聰鴟
視并州勒虎狠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
犧終於晉末九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
十年離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歷帝紀亦謗木
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取
賢棄惡則徵臣沉淪無恨矣世宗善之尋又表曰竊
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為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
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輿人獻歲流於夏典遠而

漢魏晉雖道有隆汚而被綉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崩離劉苻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摇摇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歷翦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文憲章斯改猶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謡臣時忝常伯充一使列周歷齊魯遍馳梁宋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冀片言不遺美刺俱顯而

值鑾輿南討問罪究鄧夫諱奄臻四海崩慕遂爾之推遷不及聞徹未幾改牧秦藩遠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寧丁八歲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為深憂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勑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堙丘井臣之願也

宣武善之孝明初侍中崔光表言朝列中惟㝷及李韶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為多而近來

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遂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強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奬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微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勲希加賞

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叅殊無畏避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公門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火擄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叅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時踰北垣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

加歐繫生投烟火中及得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為驗仲璃走免㚒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走遠近聞見莫不惋駭

魏書載彝臨終口占左右上啓曰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若望景顧時推漏就盡若所上之書稍爲葢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亾魂有知不忘結草

乃卒官為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即為大赦以安衆心識者知國紀之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敘小屋仲瑀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憫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其悲痛若此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校天下民戶最為大州

彛為黄門每侍坐以為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史酬先世誠效彛追帝往肯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彛亡後靈太后云彛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文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書為編年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

愚按始均所廣異聞㐲裴松之註若何惜不傳

又著冠帶録及諸詩賦數十篇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

與瀛間遣都督元遥討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
郎中為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為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
時焚爇至灰燼用息僥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死末在
煙炭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諡
曰孝次子晏之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
教誨動依禮典從爾朱榮平元顥賜爵武城子高岳
征頴州復以為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
武幹每與岳帷幄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

為岳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納景之女為妃令赴晉陽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嘆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為吏民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兖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

隋書作虔威

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隨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二張即位後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為幹理乾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失主求之令左右負行後數日失主求認悉付之淮南太守楊綝賞與十餘人同謁見帝問乾威昔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為

謁者大夫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緋
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耳其
廉皆此類帝甚嘉之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上封
事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弟乾雄

隋書作虔雄

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摠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
親案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
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族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令安在司徒崔浩以卧病對帝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定州刺史諡曰康子脩年即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畧美鬚髯姿貌甚偉累遷兼員外散

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坐席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耶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房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雖未擒滅城隍已

崩想在不遠所以綏攻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累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曰先皇深觀古今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綵至以紙絹為帳扆銅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矜逮景明初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請皆不受從之尋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加巒使持節都

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攝得便宜從事巒至漢中遣兵討之賊皆欵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下

魏書曰巒至漢中白馬以西猶未歸順軍鋒所臨賊皆欵附惟捕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守進師討之法靜奔潰追奔至關城下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諸郡民七千餘户相繼而至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

詔拜巒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

魏書曰巴西太守龎景民據郡不下蠻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萬據深坑魯方達固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蠻遣統軍王足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　資治通鑑曰梁秦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等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又王景胄等與祖遷戰沒景胄等二十四將皆死

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

資治通鑑曰時益州城戍降魏者十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户

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絶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兼民人胆喪無復固守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帬屐少年未洽政務風昔名將

多見囚戮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左右少年三可
圖也蜀所恃惟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
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
魂四可圖也淵藻蕭衍兄子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
克涪城淵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
魏書曰若其出鬭庸蜀之卒惟便刀矟弓箭至少假
有遠射弗至傷人
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末有捨于戚而康

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上憑國威頻有薄捷既克重阻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輙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

魏書曰且益州殷實户餘十萬凡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於兹

若朝廷未欲經畧臣便為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平蜀之舉更聽後不允所辭懋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闘實力也

況臣才非古人何宜請三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
正以擄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
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
便是成擒之物
魏書曰且梓潼已附民户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守則
保境之兵已一萬臣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劍閣
天險張載所稱得而棄之良可惜矣
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劍門閣以來鬚髮中

白所以勉強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恩遇負陛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

魏書曰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救援孤城何能持久臣今欲使軍相次聲勢連進先作萬全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遰昔在南日以其統綰勢難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

非惟一族雖在山居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冠帶風流
多有可觀但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于州綱無由厠
迹是以鬱快多生異圖北夏侯道遷建義初嚴玄思自
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
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羣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
以還不復勞征自為國有
帝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
魏書曰足驍果多策畧隸繼伐蜀所在克捷詔行益

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為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為益州

足聞而引退遂奔江南

巒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没武興氐楊集起等反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巒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恵歲餘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為奴婢者二百

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兗緣邊鎮戍繼沒朝廷乃以巒為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帝勞遣巒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不可自古忠臣亦非兼孝也巒曰臣仗神算平殄可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帝曰漢祖云金吾擊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巒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

魏書曰時蕭衍諸將或陷固城或屯孤山或授龜蒙

士民從逆十室而五㦤遣將討破之

進圍宿豫平之

魏書曰巒破敵將藍懷恭於雎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陸巒身帥諸軍自水南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復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火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柵塡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進仍陷敵城俘斬數萬在陣别斬懷恭俘斬一萬宿豫既平蕭衍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米四

十餘萬石

帝賜巒璽書慰勉之及梁城寇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率衆會之巒以為鍾離天嶮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强遣巒既累表求還

魏書載巒表曰蕭衍傾竭江東為今年之舉大敗而還但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

得之則所益無幾不獲則虧損必大且鍾離介在淮外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艱守況加攻討以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敝死傷不卜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以擬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無蓄力待机謂為勝舉帝不從詔如前勅進軍㪍又表曰今蕭衍未除何能自息惟應廣備以待其來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

若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内地以出不備或未可知若欲以八十日糧畱此城臣未之前聞若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遺臣起彼糧何致夏來之兵不齋冬服脫遇氷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内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狀一旦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歸臣所領兵乞盡付

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臣忝備征將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

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畧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為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為侍中亮奏巒在漢中掠良人為婢巒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龎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皆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為巒言云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

方為此獄帝納之高肇以繇有克敵功而為昶等所排
申釋故得不坐
金石録載繇碑云戎車既班猶以在州之誣遭禁一
朞此言不坐非也
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以城南入梁遣其將
齊苟仁率衆人據懸瓠詔繇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
平舒縣伯賞宿豫功也帝臨東堂勞遣繇曰
冊府元龜載宣武言曰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

士民同惡勢必交兵卿朝之南仲故令星言出其不
意

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巒曰

魏書載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知但因司馬悅虐
民乘衆怒為之民懾㐫威不得已苟附

令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絶不
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為慮帝曰卿言壯哉
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

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鮑口縶賊大將胡孝智破之乘勝至懸瓠因即渡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將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之功一月三捷未足稱奇乃存士伯

讓德功成弗處耶欒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卒於官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黄門甄琛以前曾劾已乃云瀛州欒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為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文定子遜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臣子久抱沉屈臣父屢大

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中孝静時位大司農卿鋭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禄勲幽州刺史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是時椎國祖徵謀反可事史何以不詳

鑾弟偉偉子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明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禄大夫時

言冐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乃為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秘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孝武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為録義永熈末入為侍讀與温子昇魏收參掌文誥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尋除通直常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後天下多務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

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慙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梁昕好許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牛象鬬於江南齊文襄攝選務擬昕為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與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文詠位滄州刺史其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南兖州例得一字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為朝請子

愼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後啓孤兒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官人以此多之齊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勲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於官子産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使於齊産仍世將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嘆惜爲贈平州刺史謚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

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
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饗之禮蚪以
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蚪往往折
以五經正禮爲尚書右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
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轘之而潴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
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期親害親者令不
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
非所以勸忠孝存三綱若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

惡止其身若宜投之四裔勑所在不聽配巴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羮皆欲絶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後為光禄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絶蚪得一小舟而渡舟漏不没時人異之母喪哀毁過禮為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謚曰威蚪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搏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䆟中舉秀才考上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議

並時堂藏爲裴顏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
永安初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
清愼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寔孝莊舅以太傅出除
青州啓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臧
和雅信厚有長者風時人愛敬之爲特進甄琛行狀世
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
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族號文譜未就卒
時賢悼惜之文筆九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諡

曰文卲別見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孝文初為荆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陜二州兵送崇至治所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伐之但須一宣詔旨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帝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烽燧警在州四年

甚有稱績名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
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處雙槌亂擊
魏書曰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
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
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
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帝
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在翼諸軍事
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人卜冀

州許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與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後帝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不意表裏合襲羣氐皆棄靈珍散衆減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

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
自攻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襲克武興齊
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
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
中帝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憂李崇功也拜
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畧去其可除安其可育
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
遠遁宣武初徵為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

喜魯北鸞等聚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為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鸞等俘萬餘户於幽并諸州帝追賞平氏功封魏昌縣伯東荆州蠻樊安聚衆龍山僭稱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

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
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塗救左繫右疾雷均
勢令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
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遥運聲
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
春縣人苟泰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後見在同縣趙奉
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
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曰君兒遇患向

已暴死泰聞號咷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觧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許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説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

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求相緩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告報慶賓令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告報吾兄聞此必重相報令但見質若往無所獲送官未晚其言如此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相隨視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報崇攝慶賓問之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間思安亦爲人

縛送崇台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時有泉水湧入公山頂壽春城內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城上水增未已乘舟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版州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黄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

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乘水欲為辭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為災請罷解仕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亂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畧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深沉有將畧寛厚善御衆在州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敵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宣武雖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諸子

皆縣侯欲以攜崇崇表言其狀帝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歲至五三親待無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能任崇也孝明踐阼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人於城内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

賢要其走足破之濡水停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紵麻戍主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起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鬪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

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於八公山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奏曰臣聞世室明堂顯于周夏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彰則

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曁亾秦改革其道阬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便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建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絶仰惟孝文皇帝稟聖自天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宣武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

樂之本乃欝荊刺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軛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令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酬之以祿上無曠官之譏下絶尸素之謗令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

絲鶯夾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形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瑶光林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復興諷誦之音煥然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

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

魏書作道發明令

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於上庠游夏可致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如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荀魏道緝熙經營未晚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勅有司別議經始

此奏本崇筆載魏書甚明不知北史何以踵北齊書

之誤改為邢卲奏且卲傳前後錯亂其誤可知今仍

依魏書還歸崇傳

後累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

財賄販肆聚斂

魏書曰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世哲刺史相州亦無

清白狀鄴洛市廛收擅其利

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

力負布絹即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

魏書食貨志曰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立互市以致南貨神龜正光間府藏盈溢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取之又數賚禁中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

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

伽藍記曰時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何少對曰臣兩手堪二疋所獲多矣

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

傷腰融損脚時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柔然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帝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理不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為州兵編戶太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韓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

賊勢侵淫寇逼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脩義以為須得重貴鎮壓恒朔揔彼師旅備衛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
魏書載詔有曰崇乃上表求改鎮為州罷削舊貫朕不許其請尋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禍但既往難追聊為論此
朕以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揔督三

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否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此

遣實合羣望

魏書載崇啓曰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鏑聲弦

弗離旬朔州名差重于鎮謂可實悅彼心使聲教日

揚微塵去塞豈敢導凶源以開賊意臣之愆負死有

餘責令遣臣北行所不敢辭

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

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

神執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之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没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為徐州刺史討之為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孝昌元年卒于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

謚武康長子世哲性輕卒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有將用為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處勢皆與親善世號李錐為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奪其地部內患之崇北征後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卒於涇州刺史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哲弟神軌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媪姫出外陰求悦人神軌

為使者所薦寵遇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為偶

魏書曰時人莫能明也

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後遇害河陰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諡曰烈崇從弟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彭城公眾

遷太子庶子平請自効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尋正尹長史如故駕將幸鄴平上表諫以為嵩都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産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大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

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
其務實宜安靜新民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
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

魏書曰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鑾駕所幸騰踐必
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輝武務原禮射伊洛士
馬無跋涉之勞士民有康哉之咏不亦美乎
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觀寺平第見其諸子
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

選五郡聰敏者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容館注頌其下以示誡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兾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為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兾州以討之帝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魏書有曰愉朕元弟乃構斯逆大義滅親夫豈獲已

妾卿摧殄務盡經畧

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欷歔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

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摠督如愉稽額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陘不動俄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

魏書曰賊致圍冀州諸將合戰不利惮于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之愉時墜馬乃有一人下馬授愉止而鬬死

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

大中正平先為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訟乃息武川鎮民饑鎮將任款請貸未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民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性急為累尚書令任城

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封武邑郡公先是梁遣其將趙

祖悅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尅又與李崇乖貳詔平

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

度諸軍東西州將壹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

平長子奬以通直從

魏書曰賜平縑帛百段紫衲金紫衫甲一奬縑帛六

十段絳衲襖一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

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尅

斯齊舉崇亮悍之無敢來互頻日交戰屢破敵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敵援敵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

魏書曰令崔亮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繫其東面然後謀南北俱上敵衆周章東西赴戰屠其外城祖悅率餘衆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降

斬祖悅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

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敕平前孝明手賜縑布百段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太后舉哀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録長子奬襲奬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為相州刺史初

元乂擅朝獎為其親侍頻居顯職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稱北海王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

魏書載游道表曰獎闔門百口同居京洛北海竊據自拔無由若以受命賊巢無所逃罪亦與天下共當斯責伊昔具臣比肩賊所一介使人獨嬰斯戮臣雖

小人往事君子幽泉已閉襲樹成行内手捫心傾懐
愧慨幸逢興聖大恩廣被而獘離木猶有牛車未改
士感知己懐此無忘伏願天慈賜垂矜覧

誥贈冀州刺史子構襲構字祖基仕齊終太府卿贈吏
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為名
流所重

顔氏家訓曰構母劉氏亡所住終身鏁閉弗忍開視
又父遇害後常與王松年祖珽集宴適有紙筆珽圖

為人頃之戲割誤塵尾截畫人以示構愴之然動色

起就馬去舉坐莫測珽久乃悟方深反側

獎弟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㨔嘗過元乂門下見

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

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為時所稱歷中

書侍郎

魏書又談藪曰元顥入洛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顥敗

除名乃為述身賦其畧曰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而

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遣忘懷

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類西氿之迹何異東都之心

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㥄為使主㥄曰文采無識㥄不推李諧口頰翩翩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入見

魏書曰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因問曰今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是諧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

不知多少胥曰所訪者鄴下耳諧曰皆是皇居相去不遠可得統言胥曰既稱洛陽盛美何事遷鄴諧曰王者無外故不常厥邑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黄旗紫蓋本出東南諧曰紫蓋黄旗終於入洛及見衍衍問曰魏朝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非無四科難以備啟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人物雖盛豈得如詩皇朝多才足與周兢衍命諧指稱其人乃舉大丞相高歡録尚書元叔昭尚書人

元世儁及司馬子如高隆之高岳孫騰七人以對且云自餘才美不可具悉江南稱其才辨

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愔清河崔贍為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愔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

才地者不得與梁使每人鄴下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
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
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
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秘書監卒於大
司農諧為人短少六指因瘻舉頤因跛緩步因謇徐言
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祖仁官
中散大夫性純至居朞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
則流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尚書郎司徒掾

以清辯知名常攝賔司接對梁客梁徐陵深歎美焉

三國典畧載徐陵謂其徒曰江北惟李庶可語耳

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沲為墓曰故庶言及之邢卲在側大笑除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一年等訟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大人又書王瓊事以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為陳留人云其家貧賤

史糾曰據魏書平本傳云頓丘人彭城王嶷之長子

初不易其土著薄其門第豈妝受訟後與盧同崔綽

同改耶惜不可考

故斐等譖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收白齊文宣庶

等並髡頭鞭杖二百庶死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

不歷臨漳縣門庶妻元羅女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

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

為女明旦當生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

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有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覽史傳兼屬文詞昆季並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疎放唯蔚能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從平州後還位尚書左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重焉後卒於秘書丞士友悼惜之

蔚弟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尺庶事徙臨海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武成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造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所談說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答學奏事之象和士開開而奏之為帝所狎弄帝以解律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啓若為舍人誤奏云金在闕下詔命出羊車迎之若重思乃知誤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笑而不責又帝於後

圍講武令若為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迎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短坐免未幾復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諧弟邕幼雋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雋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遺隨有

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絕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幹畧劾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兙著贊務之才也諧流風文辯盖人望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